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三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體例三

凡墓誌銘書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諱曰字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韓文集賢校理石君墓誌銘是也其曰姓氏曰鄉邑曰族出曰諱曰字曰行治曰履歷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如韓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是

也其他雖次序或有先後要不越此十餘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書例所無而書之者又其變例各以其故也今取韓文所載墓誌銘錄其目而舉其例於各題之下神道碑銘竝舉之又於李文公柳河東二家之文披其尤以附於後用廣韓文之例焉墓銘舉例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右誌不書姓顯貴家也不書字卒不日葬不日不地不書妻重在敘其世舊故畧也無銘詩亦畧也然銘亦不必皆詩文卽銘焉耳又一例也

鴻墀謹案舉例韓愈文六十六首今擇其要者錄五

條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右誌卒不日葬不日不地不書妻子重在論其文故畧也題不書官同柳子厚誌例也（墓銘舉例）

盧渾墓誌銘右銘無序同大理評事胡君銘例也銘惟吉（當作告）慰之辭無所序述又一例也題書其名非例也適其可也（墓銘舉例）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右表實銘詩也銘宜詩而墓

表有用文者表宜文而此表乃用詩焉皆變例也殯而有表又一例也墓銘舉例

故處士侯君墓誌右誌不書族出壽年卒日葬日不書妻無銘詩畧也重在敘其意氣文辭也君嘗仕矣而題書處士者蓋三縣皆攝仕猶不仕不足以浼其高也又一例也墓銘舉例

叔氏墓誌右誌序畧而嚴重在書其葬日也書於玆而不書其地卽其地以實之也又一例也銘惟哀其野殯與慰其客葬之辭無所敘述同韓文盧渾誌例也墓誌舉例

鴻墀謹案例舉李文凡九首錄一條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右誌序其履歷甚畧重在書其子之協卜而得殯所以著其孝感也墓銘舉例

箏郭師墓誌右誌序之所敘重在其善音也壽年葬日見銘詩中同韓文施先生銘例也書其藝於題之端又一例也墓銘舉例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道先生墓表右表議論以發其端而敘爲春秋之學者互相排詆所以歎聖人之難知而著其春秋集註爲有功也又一例也畧其履

歷者非所重也按此例蓋以其所專重者不可不詳故於其不必兼詳者不得不畧又畧例之大者也墓銘舉例

鴻墀謹案例舉柳文凡二十七首錄三條

按墓銘不始於唐而今舉唐人以爲例者何也以八代之衰文不足以據也夫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名聲以列於天下者也雖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以盡其孝子孝孫之心然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八代之文靡矣其能免於誣乎若韓子其文與史遷上下而理則過之其所論撰得其正矣今不取之以爲法

將何所法哉既取韓文以爲法非李柳之文又無可以附於韓此所以舉三家以爲之例也（墓銘舉例）

批答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之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荅之也文鑑輯批答詔敕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此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文章辨體）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藳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嫺於詞命也然其間應制詞

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唐之詞華遠過於宋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故也丹鉛總錄

僕嘗問先生古文多叶韻宜何所取先生曰當如柳子厚愚溪對說郭引師說

鴻墀謹案師說專記東萊呂祖謙之言

平淮西碑於諸將相皆稱官稱名盡歸功主上自合如此此文以紀聖爲題而篇中稱仲武爲公非體也豈至此而藩鎮之勢愈重耶李德裕幽州紀聖功碑　四六法海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亦謂之錄子又謂之

榜子陸贄有榜子集通雅

唐志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通雅

唐杜牧答莊克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今吾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日知錄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内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童神道碑其

子師本陪葬亦不別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書合葬例　金石要例

婦人之志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婦女誌例　金石要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

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衞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則變例也稱呼例　金石要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敘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敘事屬志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末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金石要例

敘事即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夫人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例單銘 金石要例

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楊炯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系曰若楚詞別有一體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金石要例

行狀爲議謚而作與求志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謚者須

將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

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

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金石要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

孫以其表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

天碑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眞書其孫女

爲李仁贍書其孫李迥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

故其他皆不書也金石要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竁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

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金石要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文不自貴重誌李千單書服祕藥一事以爲世戒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例

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爲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而朱子直以詔子目之至今爲笑魏泰所論與之正同也白田雜著

唐乾寧三年狀元沈崧閩縣人仕錢鏐父子拜相與羅隱契厚崧爲文摹寫徐庾隱墓誌崧筆也駢麗詳正末作兩銘一志兩銘此爲僅見崧集不傳余所見者但此篇耳志云隱曾祖羅仙字童知仕福清縣令福州志失載徐氏筆精

原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

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葢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稗編

贊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至范蔚宗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辭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稗編

按墓銘舉例謂婦人從夫合葬不書某氏徐氏讀禮通考辨之謂金石文字記有垂拱四年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世墓誌銘大中十二年滎陽鄭府君夫人

博陵崔氏合祔墓誌銘今得此碑更足以證梨洲之說未確而篆額止墓誌銘三字下別刊祔志二小字尤爲例之創馬恆郝氏二夫墓誌銘　金石存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祇用壙銘卽柳州所引唐令也葢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紊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鮚埼亭集

問杜牧之燕將錄乃傳體也何以不曰傳而曰錄古今文章家有之否古今諸家皆未見牧之蓋謙言之不敢遽爲之傳而託於稗官別乘之流但錄其事以俟論定是亦傳之流也　鮚埼亭集

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洗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厓金石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之墓狀　鮚埼亭集

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墓碣末載其友十三人姓氏與先友記同一奇格池北偶談

狀者人臣條奏之明疏也宣公屬第一手筆其作法先敘事之本末次則進斷其是非明晰精確令人主易從末則爲之區處停當一見識高一見忠至有危聳處有正大處有紆曲處有長辨處要在因事大小利害爲行文之波折而已　駱檄武曌辭嚴義正兼有昂霄之意至若吳鈎移檄江神想奇事奇應稱絕類離倫矣　唐張鷟有判決錄學判者當取以爲法其文有科罪有評

允有辨雪有翻異有判罷有判留有駁正有駁審有未滅有案寢一一究心裨益不淺　赦文有古俗德音亦然古如唐德宗春初大赦文俗如陸贄奉天改元大赦文又如陸贄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古也元稹戒厲風俗德音文俗也　託傳如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梓人傳假傳如韓愈毛穎傳他若黃帝內傳漢武外傳及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之類皆文章中異觀紀事之文如唐杜牧燕將錄羅隱拾甲子年事孫樵書何易于是也　序之體議論如周卜商詩序敘事如漢

孔安國尚書序變體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有謂序文敘事者爲正體議論者爲變體　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爲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鑪步則議論之辭多矣　記之體正如韓愈畫記變如范仲淹岳陽樓記變不失正如柳宗元監察使壁記別體正體如王績醉鄉記託物以喻意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　明辨曰規之爲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爲文

則漢以前絶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爲此體歟　原與論各一體今稱韓文曰原道論何也論文必先正名故不可以不辨　明辨曰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爲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爲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爲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　唐陸贄賜西安管内黄姓纛官鐵券文可以爲式因歎宣公奏議佳手他文亦無篇不善如此　有招如柳宗元招海賈之類有乞如乞巧之類有送如韓愈送窮之類有逐如孫樵

逐痁鬼之類要之隨人命名不能以言盡也　墓誌銘正如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歐陽修梅聖俞墓誌銘變如韓愈樊紹述墓誌銘按唐之古文始於紹述亦一奇士韓爲作誌故非諛墓　行狀體有正變正如韓愈董公行狀變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周禮禱辭掌於太祝其由來已遠後世文如唐劉軻之農夫禱則又不同劉云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神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此亦代作文獻神之意然其文句法長短參差不一　道曰靑詞猶之

釋日齋文云爾元陸友仁研北雜志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停祝版用青詞鐵立文起

全唐文紀事卷三終

全唐文紀事卷四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帝製一

大業十三年突厥入太原帝謹案此謂高祖夜設伏兵出城據險要曉令他道入若有來援仍誡出城將士遇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法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夜潛遁明旦城外覘入馳

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

任量取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啟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啟為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啟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尙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悋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馳驛送啟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創業起居注

李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幷坐對敖倉便有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為已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錄大畧云欲帝為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

旨以殺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皐之阨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東看羣賊鷸蚌之勢吾然後爲秦人之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高足成非賤素殆當世僶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詎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

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御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郟鄏將觀周鼎營屯敖倉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辱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斯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足榮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

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襟用
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潭垂堂勉玆鴻業密得
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
意東都無心外略創業起居注

鴻墀謹案李密來書見於壺關錄中今附載於後

唐高祖屯兵晉陽遣裴仁則齎書至李密密負其強
自爲盟主作書報曰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離擾運窮
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
家有瞻烏之望故炎帝衰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

起侚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二載大極橫流蠆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並據漢之末年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年逾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十旬（一作游暑）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層臺（一作宮室奢侈）是營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斂況雄圖早著壯志遠聞自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運籌遂能見機而作覿釁而動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繫寧維大廈之顛阿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昔項伯辭楚微子去殷

非夫明哲豈能及此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俱稟
鳳喙之風共承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爲磐石
自惟虛薄幸藉時來海内英雄共推盟主銳師百萬
爲旅上將四七成羣牛馬谷量羅紈山積開鉅橋之
粟襁負攸歸發敖倉之米人夫斯賚故能長淮之北
滄海以西莫不饘厥元黃爭獻牛酒轟轟隱隱如霆
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亡秦者三戸云衆況晉陽之
城表裏山川共爲脣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
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偉哉豈

不休哉願追步騎數千次於河內聽待至日卽欲會盟當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來去具知動靜今涼風已居大火將流殘暑務殷惟宜動息今脫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既披適願無已唐公得書大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西京未遑東伐宜優待之使其遷善記室承指報密云云密得書大喜自是信使頻遣往來壺關錄

鴻墀謹案李密移郡縣書乃祖君彥之詞此書疑亦君彥所作

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敎部伍間事給付一物軍書羽檄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悅遠近帝或口陳事緒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旨所司莫能裁答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三大夫等官敎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耋杖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餔餉壘壁見我義旗懽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式加榮秩以賜其養餰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土豪儁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並帝自手注量才敘效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停

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爲恒式創業起居注

鴻㠶謹案舊唐書稱創業時教令多温大雅視草然俱秉承意旨且多出高祖手疏故列之帝製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疆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絶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

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唐鑑

鴻墀謹案十國春秋韋莊傳朱梁推前蜀主為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計也南唐書則以為前蜀主自言蓋高祖起義時密勢方張事出權宜未可遽議也

嘗讀唐高祖起居注一卷乃其興兵之初立國規模犁然具在三代久遠其圖王肇基不過如此英雄心事千古依依令人生歎今觀秦王諭少林檄何其克肖也撫順獎忠開誠布惠使聽者神馳歸者志壹載在尚書謨訓誥誓何以加焉唐之統一禹夏非偶然也秦王告少林寺主教

右秦王告少林寺教蓋在征王世充時裴漼碑稱寺西北五十里有柏谷墅居晉成塢在齊爲郡王世充僭號署曰轅州乘其險地以立峯戍太宗文皇帝軍次廣武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睠之所往辨謳歌之有屬率衆以拒僞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既奉優教兼承寵錫賜地四十頃水碾一具裴所稱優教者卽指此刻其述寺僧翻成顚末亦可裨史家之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鴻墀謹案新唐書高祖紀云武德四年五月秦王世民敗竇建德於虎牢執之又云戊辰王世充降而此敎後書四月三十日則在建德將來東都未破之前爾時寺僧已能去逆效順洵可嘉也考開元十一年寺牒石刻云四月二十七翻城歸國其月三十日即蒙勅書慰勞此勅所云供養優賞理殊愜數也

太宗賜孫眞人頌及孫思邈福壽論碑皆元人楊聰書蓋眞人孫思邈隱居地有太元洞或云眞人療龍處下有聚虎坪即眞人伏虎處此太宗賜頌所云降龍伏虎

者也金石萃編

鴻墀謹案唐書孫思邈傳未嘗載有太宗賜頌之事此所刻頌語有可疑者如曰羽翼三聖不知其何指思邈生於周長於隋入唐則歷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在隋文時雖召以官不得言羽翼且太宗亦不得稱隋文爲聖在唐三朝太宗是第二世安得遂有三聖之稱明係後人頌思邈之辭而謂其經歷三朝也又唐世諱虎字太宗不得直用降龍伏虎字尤爲明證唐書傳列思邈於隱逸未嘗以眞人目之至道藏載

其書始冠以孫眞人之號眞人之封始於宋則太宗賜頌必宋時道流僞託也

余將問罪東夷言過洛邑聊因暇景散慮郊畿流盼城闕之間覩弱齡遊觀之所風雲如故卉木維新少壯不留忽焉白首追思曩日緬成異世感時懷舊撫轡忘歸握管敘情賦之云爾唐太宗感舊賦序 文苑英華

鴻墀謹案新唐書載楊琮與秦王同里居武德初爲王府參軍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舊意又文苑英華載嚴識

元潭州都督楊志本碑云列考琮皇朝秦王府庫直

太宗文武聖皇帝贈感舊賦一道詩三篇是感舊懷

昔賓一賦也

許敬宗家有小池作賦賜之唐太宗小池賦序文苑英華

唐太宗小山賦云松新翠薄桂小丹輕纔有力以勝蝶本無心而引鷺半葉舒而巖暗一花散而峯明小池賦云牽狹鏡兮數尋泛芥舟而已沉湧菱花於岸腹劈蓮影於波心滅微涓而已淺足一滴而還深渲渫小字工妙乃爾可見才大者心必細賦話

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唐書長孫無忌傳

鴻墀謹案新舊唐書俱云太宗作威鳳賦以賜無忌參之通鑑亦然惟吳兢貞觀政要云太宗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房元齡與諸書異

上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猷咸使詳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唐會要

鴻墀謹案敬宗子娶尉遲寳琳孫女多得賂遺故作寳

琳父敬德傳以威鳳賦屬之敬德洵為曲筆

唐金鏡書一卷一名金鏡述實錄帝學同貞觀二年正月

庚午著金鏡述以示侍臣太宗曰朕保此三鑑以防己過宣宗大中二

年二月庚子令狐綯為翰林學士夜召與論人間疾苦

帝出金鏡書曰此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擿語

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福任

不肖罹天下禍帝曰善朕讀此書嘗三復乃已綯再拜

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太宗召林宏遠撰金鑑書三十卷張

蘊古上大寶箴箴在即位之初云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物以心應言以行苞括治體抑揚辭令虞世南聖德論著金鏡帝範論君臣之道序仁義之方商略古今以爲監誡懲苛治而戒末弊贊黃暐而詠唐虞又見太平御覽云太宗思隋氏失道皇運開基因而序之以明誠謹神筆書石命工刻之以賜皇太子末云明鏡不遠於焉自鑒序帝意若曰照形之眞者莫如鏡燭理之徹者莫如心乙夜之觀雖極羣書參前倚衡豈無綱領於是探賾游神誕敷宸藻撮其機要纂著於篇黃昊之無爲唐虞之至治贊詠諷玩不能自已夏殷之季世秦漢之暴君凛然兢

懼背而去之以億兆爲心以萬邦爲意謂安人必以文德謂防邊必以威武任賢使能則以人爲鑑任一不肖則思遠佞人以大材爲棟梁以小材爲榱桷以至好惡當謹表儀當正則曰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器不在水德性必尊問學必礪則曰仲尼師郯子文王學虢叔勤於求賢則曰治主思賢若農夫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思雨美惡爲鑑則以周公紀信屈原爲美以易牙宰嚭爰盎爲戒是書有曰治亂本原是爲明鏡又曰以此觀之足爲水鏡文辭醇複意誼深長所寶三鑑人實

爲重賜金背鏡賞高馮之淸鑒太宗以金背鏡賜高季輔或進大寶之箴或進惟皇之誡自比於金貲良匠而加礪亡國起戒爲止水之照形任賢納諫惓惓如此此夫豈明照之不足者味帝之書且有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之訓然則虛心盡下反觀自照固是書之綱領歟雜書有言秦失金鏡鄭元以爲喻明道劉孝標著論謂聖人握金鏡而闡風烈永徽上正義之表照金鏡而泰階平貞元賜君臣之箴與金鏡以高垂開元賢相金鏡著錄張九齡千秋金鏡錄事鑒十章委曲諷諭視帝此書庶幾得其遺焉按實

錄是書一篇凡千八百餘言大寶箴云爰述金鏡窮神盡聖四部書目乃沒其言或謂儒家亭志一卷列諸帝範之上者卽此書文無所據或曰金鏡述或止曰金鏡

玉海

貞觀六年閏八月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帝手詔答曰卿所論太美但朕德甚寡恐有識者窺卿爲後人所笑卿引古昔無爲而治朕未敢擬倫比之近代作踰之耳卿覩朕之始未見朕之終宜付祕書若朕能慎終如初則可爲也如違此道不用後代笑卿焉冊府元龜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爲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爲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後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爲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貞觀政要）

通鑑貞觀十二年三月辛亥著作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不許（貞觀政要十一年著作佐郎鄧崇表請）鄧世隆傳帝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贍麗意

悟沖邁十三年請加集錄帝謙不許　房元齡表云留情典墳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賈馬文鋒既振宮徵自諧玉海

鴻墀謹案舊志太宗集四十卷中興書目止存詩一卷崇文目亦作一卷　又案鄭世隆當為一人別作鄭崇蓋避明皇諱所改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答右散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示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為動神機

縱天辯不若凝旒虛襟以至公愼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答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載其事予乃整衣冠離次捧覩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太宗飛白書答詔記　權文公集

實錄云十九年十月班師次漢武臺餘基三成傍有祠堂塋域帝顧問侍臣對曰此是燕齊之士爲漢武求仙之處其地俯臨大海長瀾接天岸多峻石奇怪之狀帝製文刻於石玉海

其年貞觀六年冬幸洛陽至灞上命祭漢文帝至華陰祭漢

太尉楊震上自爲文　唐會要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御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　困學紀聞

晉書房元齡等修名爲御撰宣武王陸四論稱制旨　玉海

聖賢言行要當顧蹝毋使自相矛盾唐太宗修晉書自製晉武帝論謂惠帝可廢終使傾覆洪基然太宗不自

知高宗之不君其傾覆尤甚於惠帝也太宗謂劉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然太宗不能除女武之禍其擾亂尤甚於元海也白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於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何其言之不類

耶學林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將征遼二月次河陽丁巳贈殷比干太師自爲文祭之次鄴爲文祭魏太祖墓二十年正月幸晉祠立碑製文親書於石二十一年八月爲文敘十驥二十二年正月戊戌幸温湯癸卯御製温湯碑示

羣臣王公咸曰天文雅奥超象繫之表神筆自書勒温井之側三月帝以胡塵無警朔漠來王乃制戎狄賓服之文又制玉華宮山銘示羣臣詔令學士並作帝博覽羣書總其宏綱殆於萬卷遒文麗藻一時冠絶威鳳之賦積翠之詠慶善有章帝京有篇金鏡之述帝範之訓晉史之論聖敎之序論兵之問對玉海

二十二年四月太宗御製玉華宮銘詔令皇太子已下並和唐會要

王逸少在東晉時葢温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晉

書本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纂素盡善盡美至於心慕手追之語畧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容齋四筆

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眷通識前膝黃屋之閒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啟元妙之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大唐西域記序　張燕公集

京城之壯觀寺內有碑面文賀蘭敏之寫金剛經陰文寺僧懷仁集王羲之書寫太宗聖教序及高宗述聖記爲時所重兩京新記

元奘重請三藏聖教序敕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二年幸玉華宮追奘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遂下敕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兗荊揚等九大州奘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

唐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廣宏明集

夏四月御安福門觀僧元奘迎御製并書慈恩寺碑文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五月已卯太尉長孫無忌進史官所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宏文館學士許敬宗進所撰東殿新書二百卷上自製序唐書高宗紀

唐元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先翻瑜珈師地論成進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褒之皇太子治又製述聖記有宏福寺沙

門懐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於石今考序内自顯揚聖教起其文乃高宗在青宮時所述葩藻典雅可與太宗序頡頏豈即所謂述聖記耶碧溪詩話

集右軍書聖教序心經余前後閲數十本獨此舊搨本不失筆意最佳耳此序爲唐文皇記爲高宗作今以冠藏經蓋敘記僧元奘求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闌出邊亡何胡棄之去幾死獨身越五烽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可汗歴十餘國而抵鳩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經語又之中天

竺戒日王所說法積十八年而以二象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爲序記侈大之噫彼高宗者固宜耳豈文皇之雄畧豪氣而遂衰沮不振至此耶彼其志得而無所事事意倦而感慨係之不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無足怪也奘既託之文皇懷仁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卽令達摩師見之不滿一笑耳 聖教序 弇州山人稿

帝手敕祐曰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爲此耳往吾子今國雖我上慙皇天下愧后土題畢涕而遣 新唐書太宗諸子列傳

骨利幹遣使朝貢獻良馬百匹其中十匹尤駿太宗各爲制名乃敘其事曰噴沫則千里飛紅流汗則三條振血塵不及起影不暇生（玉海）

河東道幷州晉平縣晉祠碑唐貞觀二十年太宗幸幷州置御製幷書（太平寰宇記）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爲之銘晉侯者周唐叔後霸天下者也據碑高祖起兵時嘗禱於晉侯之祠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並書（石墨鐫華）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于金春

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温湯及晉祠碑幷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已上宴餞之金石文字記

唐因晉祠祈雨遂起兵而得天下此銘御製御書蓋所以報之也唐晉祠銘 金石文鈔

鴻墀謹案文云先皇襲千齡之徽號膺八百之先期用竭誠心以祈嘉福又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所以巡往跡賽洪因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肅志是為高祖禱晉祠起義兵之證高祖紀大業十二年為太

原留守時羣賊蜂起江都阻絕太宗勸舉義兵高祖乃命太宗募兵旬日間衆且一萬郡丞王威武牙郎將高君雅恐高祖為變相與疑懼請高祖祈雨於晉祠將為不利晉陽鄉長劉世龍知之以告高祖高祖陰為之備是高祖禱晉祠事當卽在此時文云惟神誕靈周室降德酆都流派天潢分枝琁極蓋謂唐叔也唐叔封唐因有晉水改名為晉水經註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其川上遊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晉叔虞祠水

側有凉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

文後有云飛泉湧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

俊之貞操任方圓以成像體聖闕之屈伸陰潤懷氷

春留冬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卽指此晉水也顧炎

武云其廟負山東面者晉水之神南面者唐叔之神

宋時封晉水爲顯靈昭濟聖母飾爲婦人之像云云

按此碑有云豈若高唐之廟空號朝雲陳倉之祠虛

傳夜影蓋以高唐神女陳倉寶雞夫人爲比是在唐

初晉水神亦女像也

右唐太宗祭比干文薛純陁書拓本文字不完不能成讀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贈殷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自爲文以祭之此本但有祭文而無詔書考金石錄又但有詔而無祭文惟顧亭林所得爲全皆純陁書也金石存

鴻墀謹案石刻與唐文本間有異同並錄於後以資參考

碑本

上闕以少牢之奠祭殷故少師比干之靈朕聞龍躍鳳

翙必資鱗闕苞金石以爲心藴松桂而爲質不以夷
險易操不以利害變闕賢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道
難居是以江漢神龜發形由於藴闕迥樹先彫零雨
闕枝高華早墜良由佩奇銜美獨秀闕貞雖闕將非
一木之能闕天道去矣豈一賢之可全且夫闕過顯
匕闕於國以速商殷之亡剖心於朝以深獨夫之罪
每懷此闕往哲之不追嗟後賢之未及然則犯顏色
逆龍鱗奮不辰闕駕九原悽愴風煙靡尋餘跡荒凉
邱隴空有闕名昔周武封闕爰贈太師淸酌少闕以

陳薄禮遊魂 闕 嘉誠

今本

道喪時昏姦邪并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鑒存亡詎遣凶殘之累智周萬物不離顛倒之間然則大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斯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煙靡尋餘跡暄涼邱壟空有其名雖古今殊塗年代冥寞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謚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髣髴昭此嘉誠

鴻墀謹案新書本紀但書丁巳贈比干太師謚忠烈
而不云致祭碑則云戊午奠祭且但云贈太師而不
云加謚各有詳畧不同文又云三諫不入奉身而退
聖人之道也云云此與魏孝文弔比干文迥別深能
表比干之忠且太宗任賢納諫保全忠直之盛心藹
然溢於言外

全唐文紀事卷四終